由佛學看有時空行

政大中研所　林嵩山

有、時、空、行是吾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概念，但就由於很常見到這些名詞，往往不深究其中眞實的涵義。我們如果對這些基本概念不清晰，常會造成對宇宙萬物的曲解和推理上的錯誤。牛頓力學就因對質量、時間、空間、運動等的基本觀念不正確，待愛因斯垣相對論提出後，對時空的觀念一新，才能予以矯正，而對宇宙問題做圓滿的解答。同理，如果對有、時、空、行的基本概念不正確，對佛學上的推理，也常難免有錯誤的結論，不是落於斷見，卽是落於常見，惟有先把這些基本觀念先弄清楚，才能不落斷常，了解佛陀的正見。

有

自古到今，一般人皆以爲「有」是一種不變之實體存在，當我們問一個物質是何物時，都是指其實體而言。西洋哲人的「第一原理」（斯賓塞），「物自體」（康德），「絕對精

神」（黑格爾），「盲目意志」（叔本華），「本體」（斯賓諾莎），印度奧義書「梵我」，皆是主張存在之根本是一不變之實體。

此種「有」，是「絕對有」，即「自性有」，以爲在此遷流變化的世界中，事事物物雖有其表相的變遷，而其本體則是恆常不變的，如如不動的。而中觀論者的「有」，則是「無自性的有」，否定了本體離現象而孤立的存在，以「有」是「幻有」非「實有」。衆生的根本顚倒，在於執自性有，但是凡是自性有的，決不假藉衆緣，凡是依衆緣生的，決無自性。一切法皆是依衆緣而有的，所以沒有自性可言。雖無自性仍不失其緣起幻相。

龍論不眞空論云：「夫有若眞有，有自常有，豈待緣而後有哉，譬彼眞無，無自常無，豈待緣而後無也。若有不自有，待緣而後有者，故知有非眞有，有非眞有，雖有不可謂之有矣。不無者，夫無則湛然不動，謂之無。萬物若無，則不應起，起則非無。以明緣起故不無也。」，有卽是有，不應言無，所以謂有，是爲假有。無卽是無，不應言有，所以謂無，是爲非無。有非眞有，無非眞無，卽是眞空妙有。在如幻的現象界，當下體會其本體的空寂，現象非實有。本體雖有非離現象而獨存，由緣起破現象自性，仍不壞其如幻的相用，所謂「畢竟空而宛然有，宛然有而畢竟空，此空卽八不中道的眞實理體，故曰眞空妙有，不蹈於斷常二邊。

時

「時」是一種奇妙的東西，古往今來，聖賢愚痴，無不受其束縛，「一寸光陰一寸金」，充滿了人對時間的無可奈何的慨嘆。「時間是我們最大的敵人」，但又有多少人能戰勝時

間，「凡人皆會死，它隨時隨地可能發生，人就像站在一個斷崖的邊際，下臨無底的深淵，時時刻刻都有墮入深淵的可能，這透露出存在的極端有限性。所以海德格說：「我們的有限性主要表現在時間上」，「人是一種距離的生物；他永遠超出他自己，他的存在無時無刻不是開展向著未來。未來是『尚未』(the not-yet)，過去是『不再』(the no-longer)，這兩個否定——『尚未』和『不再』充斥他的存在。

然而，時間到底是什麼呢？印順法師在中觀今論中說到：「考之佛典，佛常說過去，未來，現在三世說，但時間畢竟是什麼，不大正面的說到。譬喻論者，分別論者，才將時間看成實在的，常住的。如婆沙七十六卷（又一百三十五卷）說：『如譬喻者分別論師，彼作是說：世體是常，行是無常；行行世時，如器中果，從此器出，轉入彼器』。他把時間看成流變諸法，行行以外的恒常不變體，一切法的從生而住，從住而滅，都是流轉於恒常固定的時間格式中。這種說法，類似西洋哲學者客觀存在的絕對時間。把時間實體化，看作諸法活動的根據。『從此器出，轉入彼器』，不免有失佛意！」

其實，時間只不過是事物先後的次序，它不能離開萬法而存在，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呈現停頓狀態——靜止不變的狀態，時間對人類也就毫無意義可言。中論觀時品第十九：「因物故有時，離物何有時」，故時間的特性是有變動相的，因爲諸行——一切法都在息息流變的運行著，即在此息息流變的活動中，現出時間的特徵。觀去來品說：「若離於去法，去時不可得」，「去」，是一種運動，離了運動的去，去的時間也就不可說了。

至於「時」是否客觀的絕對存在，由緣起法的論證，即可明瞭。首先由過、現、未三時及物與時的關係來說，中論觀時品云：「若因過去時，有未來現在，未來及現在，應在過去時，若過去時中，無未來現在，未來現在時，云何因過去。不因過去時，則無未來時，亦無

現在時，是故無二時，以如是義故，則知餘二時，上下中一異，是等法皆無。」如果時間是絕對存在，現在未來依過去而有，則現在未來應在過去中，一切皆是過去，那裏還有現在和未來。假使現在未來不依過去而有，這是不合理的，沒有過去，現在未來亦不可得。故知時間若有自性，則有矛盾存在，惟有破其自性，才能成立時間三世。觀時品又云：「因物故有時，離物何有時，物尚無所有，何況當有時。」因物有時，因時有物，時物互爲依緣，相互對待，執「法有時無」是錯誤，執「法有時有」亦是錯誤，因爲物與時皆是緣起的存在，而中觀者的眞義：「若法因待成，是法還成待。」，彼此都沒有自性，各具其緣起特相而已，此是性空唯名的中道第一義。其次由物之運動與時間之關係而言，時間因運動而顯，時間與運動是相互依緣，時間之實體性不攻自破。然而時間雖無實體性，而其相用仍不可抹煞，所謂性空而不壞緣起，緣起而不壞性空。「時間是緣起的，如幻的，是世俗不無的，但若作爲實有性，而追求時間的究極始終，那就完全錯了」。

窺破了時間的眞象，時間就好像一種平淡無奇的，單調的鐘擺運動，只是一種假名安立的善巧方便罷了。並無眞正的實體存在，而幻現爲延續相，由過去到現在，由現在到未來。

空

空間，在哲學上是一個重要問題，古今中外，無論世間學，出世間學，對此一問題都有很大的爭論。亞里斯多德的哲學，認爲宇宙所有的空間是有限的，但是可分爲無限個。空間的存在是由於它有了物體，當沒有了物體，也就沒有了空間。而宇宙是由地球和太陽以及所有其他星球組成的，在這些星球以外，就沒有空間了；所以宇宙所含的空間是有限的。康德

的哲學，認爲空間與時間是純粹感覺的，先天的形式。空間不是一種經驗的觀念，一種由經驗所抽象化的觀念，空間是對某些外在事物的感覺時所預先假設的。祇有透過空間的表現，才可能有外在的經驗，空間是一種必須的，先天性的，爲所有外在知覺的基礎的呈現，因爲我們可以想像空間內空無一物，但無法想像沒有空間的情形，空間是無限的，無邊際的，所有空間的部分亦是空間。經部譬喻師：虛空只是沒有色法的質礙，所以沒有眞實的體性。案達羅學派：虛空是有爲法。薩婆多部把虛空分別爲二：㈠我們眼見的「空空如也」的空，是有爲法。六和合爲人的空種，是屬於此類。是色法之一，亦卽窾隙之空。㈡虛空無爲，無障礙爲性，一切色法的活動，存在或不存在，都在無礙的虛空中。虛空是遍一切的，實有的，眞常的。空宗：虛空是緣起假名。總之，有些人以空間爲外界絕對的存在，有些人以空間是相對的存在。有些人以空間有空體性，有些人以空間爲緣起性。

到底什麼是空間呢？它是環繞一物四周的場，中觀今論云：「空間，卽緣起法幻現的六方擴展相。」卽是此意。由此可知空間也是不能離開物而存在，它與物是互爲依緣的。但有些人以爲空間是絕對存在，自始以來卽有，非緣起的，此卽落於自性見。智論云：「空有集散」。中論云：「空卽無相，無相不能離相，離相卽非有」。物是「有相」，空間是「無相」，「有相」是依「無相」而顯現，「無相」也是依「有相」而顯現的，離「無相」則無「有相」；同理，離「有相」，「無相」亦不可得。故中論云：「若使無有有，云何當有無。」古希臘哲學家齊諾（Zeno）否定空間的存在，其辯證法如下：如果說一物存在於虛空，這虛空是什麼呢？如果什麼都不是，物則不能居於其中，如果虛空也是一物，其本身也需要居於另一虛空，另一虛空如果也是一物，又需要第三個虛空，如此類推，永無止境，豈不荒謬？故物不居於虛空，虛空不存在。此種論證，有一錯誤，在於執物爲實，故導致物不能居於虛空

，不知物與虛空長互爲依緣而存在的，皆無自性實體可言。又外道計「我與世間有邊？我與世間無邊？我與世間有邊亦無邊？我與世間非有邊非無邊？」此種推究空間有限或無限的問題，皆是戲論，爲佛所不答者，因爲這種問題是「矛盾性」的。空間不可能是有限的，因爲我們無法想像一個空間是有邊的，而有一點是在空間之外。同時，空間也不是無限的，因爲空間是一些我們能想像的事物，除非空間沒有一定的意義，我們不可能想像有無限的空間。這問題與時間是有始還是無始相同，其錯誤在於吾人把時間和空間的觀念看作自然的本性。其實，時空只是我們和自然的關係，它們都是爲方便而假立，皆無自性，所謂性空唯名，此是佛陀不言之秘。

行

外人以爲中論之「不來不去」，非成立諸法不動。肇論之物不遷論是指法性言。龍樹所謂不來不去，是對執實流轉而破執，狀眞如法性的體性，所謂眞空妙有。僧肇所謂物不遷，乃啓大道未明而顯正。外道執有實我往來，執有實法流轉。來去，遷流皆運動。不來不去，是指無一實體於其中來去；不遷，是指無一實體於其中遷流，並不破壞其遷流之相，只不過否定現象界是有自性而已。不遷論云：「人則謂少壯同體，百齡一質，徒知年往，不覺形隨。」人雖同體一質而有老少之不同，形容所有變遷，其實朱顏自隨住在昔少時而不來，老耄自住在今而不去。故梵志云：「吾猶昔人，非昔人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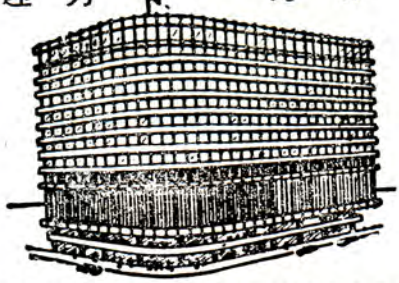
古希臘哲學家齊諾否定運動，其論證法如下：如果你在跑道上賽跑，總不會到達終點，因你到達終點以前，必先到達一半，要到達一半，必先到達一半的一半，以此類推，跑道無

限半分的結果，將使你無法以有限的時間跑完無限制可分的空間。換言之，賽跑者一步都沒動，所以根本沒有運動可言。此種論證必須先有一假設，空間是可分性的，這是自性見者所犯的錯誤、分析至鄰虛塵，若可再分，即失去極微之本意。若不可再分，即失去方分相而不成其物質。分析空間，本身即是一種自性見，想要找到不可再分析的究竟原質，作爲其本體。即使此種假設成立，在論證中，忽略了活動者亦是可分析爲無限的方分相，跑道也有無限的方分相，此兩種無限相消，活動者自然可以跑完此距離。中觀今論云：「時空的存在，幻爲無限位數的序列，一切是現爲在此又在彼，忽略能動者的時空性與無限位數序列性，這才推論爲是不能動的。」，齊諾之論證是斷見，一般之說法是常見，依中道義觀之，皆爲邊見，不見實相。

物不遷論云：「求向物於向，於向未嘗無。責向物於今，於今未嘗有。於今未嘗有，以明物不來。於向未嘗無，故知物不去。覆而求今，今亦不往，是謂物自在昔，不從今以至昔，今物自在今，不從昔以至今。」又云：「人則求古於今，謂其不住，吾則求今於古，知其不去，今若至古，古應有今，古若至今，今應有古，今而無古，以知不來，古而無今，以知不去。若古不至今，今亦不至古，事各性住於一世，有何物而可去來？」

肇論中無一不在重覆指出「即生即滅」，緣起法論諸行無常，最根本的是「剎那生滅」，剎那是時間中最短者，是即生即滅的。此「即生即滅」即是剎那的動相，是緣起的幻相。生是緣起幻相的生，並非有一實體生起，滅是緣起幻現的滅，並非有一實體還滅。「從即生即滅的觀點說：諸法是澈底的動，也是澈底的靜。從生與有而觀之，即是動；從滅與無而觀之，即是靜。」即生即滅，即動即靜，即有即無，即常即無常，端在於從何觀點出發。「以現在不到未來，所以不常，但過去自在過去，不到現在未來，豈非是常。」常即是無常，無

常卽是常。譬如射箭，箭在進行中根本不動，因爲箭在每一剎那所佔的位置，對此位置而言，並未移動。此箭在進行中經過某一點上可說是完全靜止，但在整個過程來看，仍是運動，動的基本形式可說是靜。動而不失其爲靜，靜而不失之動；動卽是靜，靜卽是動。又如座標中二點，此點不至彼點，剎那生滅，但此點不至其他點，此點永是此點，亦是永恒不變；剎那卽永恒，永恒卽剎那。蘇東坡云：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卽是此義。

有、時、空、行皆是緣起如幻，無自性可得，探究時間之有始無始，空間之有限無限，皆是戲論。執著時空之絕對性，運動之實在性，亦是錯誤。「見鳥不見飛」，只是斷見，壞其相用，中觀論者應是「見鳥見飛」，但是不同於一般常見者的「見鳥見飛」，執其實有。應該是於其行中，只現如幻的相用，不執其有恒常不變的自性。不落於靜，也不居於動，不陷於斷，也不囿於常。緣起如幻，性空唯名。空到極處，眞性自顯，始是中道。

第一禮券
送禮最好
贈者大方
受者歡迎
第一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：三八三五三五——九